



在文学圈里,作家毕飞宇喜欢聊小说是出了名的。2013 年他成为南京大学文学学院的特聘教授,专职讲小说。部分讲稿先是在《钟山》杂志上刊载,之后在网络上广泛传播,颇受好评。近日,毕飞宇这些年讲小说的教案被整理成一本《小说课》出版了,相比于时代背景、段落大意、中心思想的分析,他觉得自己对小说的解读“更接近小说”。



《小说课》
毕飞宇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毕飞宇《小说课》出版——把小说放在显微镜下

在文学圈里,作家毕飞宇喜欢聊小说是出了名的。2013 年他成为南京大学文学学院的特聘教授,专职讲小说。部分讲稿先是在《钟山》杂志上刊载,之后在网络上广泛传播,颇受好评。近日,毕飞宇这些年讲小说的教案被整理成一本《小说课》出版了,相比于时代背景、段落大意、中心思想的分析,他觉得自己对小说的解读“更接近小说”。

解读小说为的是让年轻人更接近小说

在为小说《推拿》做宣传的时候,毕飞宇曾说:“一本书,四十岁之前读和四十岁之后读是不一样的,它几乎就不是同一本书。”八九岁时,做语文教师的父亲第一次给毕飞宇讲述了莫泊桑的《项链》——那一串项链是假的,就是“豹尾”;上高中时,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解《项链》——资产阶级的虚荣必定会受到命运的惩罚;而现在,毕飞宇在给学生们解读《项链》时,首先讲到的是忠诚、契约精神。

正因为文学的自由、开放的特性,使得一千个读者不可能只有一个哈姆雷特。但毕飞宇特别强调的是,文学也有它的标准和要求,因此“亿万个读者同样不可能有亿万个哈姆雷特”。他渴望他的这本《小说课》“可以抵达文学的千分之一”。

毕飞宇讲授的经典文本有蒲松龄的《促织》、莫泊桑的《项链》、奈保尔的《布莱克·沃兹沃斯》、鲁迅的《故乡》、海明威的《杀手》、汪曾祺的《受戒》,还有名著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,他刻意避免学院派的讲解方式,而是用具有代入感的语调向读者传达每一部小说的魅力。毕飞宇觉得自己对小说的解读“也许比‘时代背景’‘段落

大意’‘中心思想’更接近小说”,他希望年轻人“更接近一些”,因为“拿着望远镜去阅读小说,我们很可能什么都看不见”。

曾有朋友看到讲稿后问他:“你怎么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?你确定作者这样写就一定是这样想的吗?”他的回答是“不确定”,“作者是怎么想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?我不关心作者,我只是阅读文本”。在毕飞宇看来,好作品的价值在于激励想象、激励认知,当读者的阅读能力超越了作家,这是读者的幸运,更是作家的幸运。

受讲座的时间限制,“小说课”只涉及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部分章节,而且是普及程度比较高的作品。毕飞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,如果不从事写作,专门讲小说,他选择的会是: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《堂吉珂德》《悲惨世界》《百年孤独》《局外人》。“有了这六部长篇,我们就可以对长篇小说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,类型也比较齐全。不要误会,像《红楼梦》《喧哗与骚动》《尤利西斯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这一类的作品,不是不值得讲,是我的能力达不到。”

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

毕飞宇自诩为“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作家”,“对许多人来说,因为有了足够的生活积累,他拿起了笔。我正好相反,我的人生极度苍白,我是依仗着阅读和写作才弄明白一些事情的”。

作为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作家,他的生活经验没有 40 后、50 后作家丰厚,无法单纯凭借生活阅历来支撑写作。虽然生活没有给他足够的素材,但他通过阅读弥补了空缺,建立起自己的创作根基。

中学时代正逢“评水浒”运动,毕飞宇意外得到了一部《金圣叹评《水浒传》》。上大学前的那段日子,他反复翻看这本书,对金圣叹的评点印象深刻。书中文字教会了毕飞宇如何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。后来阅读范围越来越广,他看到了更多比《水浒传》在心理刻画方面做得更好的作品,但是经典的影响力早已扎根于他的写作之中。

在毕飞宇看来,学习写作就是学习阅读,读明白了,自然就能写出来,阅读的能力越强,写作的能力就越强。因此说阅读是需要才华的,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,“你连人家的小说好在哪里都不知道,你自己反而能把小说写好,这个是说不通的”。阅读的重要性在于能够帮助人们建

立起好小说的标准,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。因此毕飞宇认为好作家不是大学教授培养起来的,而是由好的中学语文教师培养起来的。

尽管讲座的假设对象是爱好写作的年轻人,但毕飞宇同样希望中学语文教师也读一读这本书,“如果他们能从中受到启发,将来的孩子们则会受益,更多感受到文学的自由与美”。



著名作家解读小说,让阅读成为生动有趣的事

《小说课》是南京大学教授丁帆与苏州大学教授王尧主编的“大家读大家”丛书推出的第一部作品,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是,“作为作家的毕飞宇教授的作品分析,更具有形下的感悟与顿悟的细节分析能力,在上升到形上的理论层面时,也不用生硬的理论术语概括,而是用具有毛茸茸质感的生动鲜活的生活语言解剖了经典。”《小说课》很好地实现了这套丛书的目标:使阅读成为一项生动有趣的事。

在第一线创作的作家们对名著的解读更接地气,更能生动形象地感染普通读者,这也正是“大家读大家”

丛书邀请名家来解读经典作品的缘由:马原对中外作家经典的解读,几乎是大学文学教育中的经典“案例”;李欧梵谈文学与电影,别开生面;张炜读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笔记,融通古今,学识与才情兼备;阎连科对世界文学经典的解读另辟蹊径,尊重而不迷信;苏童以文学的方式解读文学,读书笔记如同他的小说散文一样充满诗性;叶兆言解读名家作品时的学养、识见以及始终弥漫着的书卷气令人钦佩;王家新用论文和诗歌两种形式解读外国诗人,将学识、情怀与诗性融为一体。

【书摘】文学需要想象,想象需要勇气

□毕飞宇

我经常和人聊小说,有人说,写小说要天然,不要用太多的心思,否则就有人为的痕迹了。我从来都不相信这样的鬼话。我的看法正好相反,你写的时候用心了,小说是天然的,你写的时候浮皮潦草,小说反而会失去它的自然性。你想想看,短篇小说就这么一点容量,你不刻意去安排,用“法自然的方式去写短篇,你又能写什么?写小说一定得有“匠心”,所谓“匠心独运”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需要注意的也许只有一点,别让“匠心”散发出“匠气”。我想说,就因为“将献公堂,惴惴恐不能当,思试之斗以观之”,下面的斗蛐蛐才自然,否则就是不自然。

斗蛐蛐这一段我想用这个词来概括,叫“推波助澜”。第一是推波,第二是助澜。这个推波相当考究,蒲松龄这一次没有压,是扬,扬谁?扬别人,扬那个好事者的“蟹壳青”,一下子把它推到了战无不胜的地步。这等于还是抑了。请注意一下,“蟹壳青”这个名字很重要,人家是有名字的,是名家,成名的这只小促织呢?属于“刀下不斩无名之鬼”的无名之鬼。结果很简单,“无名之鬼”赢了,“推波”算是完成了。在我看来,这个推波完成得很好,不过,它可没什么可说的。为什么呢?小说写到这一步大部分作家都能完成,我真正要说的第二个,是助澜。这才是这篇小说的关键。

我想说,人的想象有它的局限,有时候,这个局限和想象本身无关,却和一个人的勇气有关。如果一个普通的作家去写《促织》,他会怎么写呢?他会写这只促织一连斗败了好几个促织,最后,天下第一,然后呢,当然是成名完成了任务,成名的一家就此变成了土豪。如果这样写,我想说,这篇小说的批判性、社会意义一点都没有减少,小说真的完成了。

现在的问题在这里:乔丹摆脱了所有的防守队员,一个人来到篮下,他是投还是扣?——投进去是两分,扣进去还是两分,从功利目的性上说,两分和两分没有任何区别。但是,乔丹是这么说的:“投篮和扣篮都是两分,但是,在我们眼里,扣进去是六分。”“我们”是谁?是天之骄子,是行业里的翘楚,“我们”和普通的从业人员是不一样的。在“我们”的眼里,扣进去是六分。这是不讲道理的,但是,这才是天才的逻辑。

小说写到这里了,两分就在眼前,是投,还是扣?这是一个问题。这个球如果不是扣进去的,《促织》这篇小说就等于没有完成。在天才小说家的面前,小促织打败了“蟹壳青”,一切依然都只是推波,不是助澜。什么是澜?那只鸡才是。小说到了这里可以说峰回路转、荡气回肠了。我敢这么说,在蒲松龄决定写《促织》的时候,那只鸡已经在他的脑海里了,没有这只鸡,他不会写的。从促织到鸡,小说的逻辑和脉络发生了质的变化,因为鸡的出现,故事抵达了传奇的高度,拥有了传奇的色彩。在这里,是天才的勇气战胜了天才的想象力。

我的问题是,为什么是鸡?蒲松龄的选择有许多种,鸡、鸭、鹅、猪、牛、羊,也许还有老虎、狮子、狼。

如果我们一味地选择传奇性,让促织战胜了狮子,我会说,传奇性获得了最大化。但是,蒲松龄不会这样去处理,他渴望传奇,但是,依然要保证他的批判性,那就不可以离开日常。传奇到了离奇的地步,小说就失真,可信度将会受到极大的伤害。所以,蒲松龄的选择一定是日常的,换句话说,他一定会在家禽或家畜当中做选择。那蒲松龄为什么没有选择家畜?生活常识告诉我们,家畜和小昆虫没什么关系。那好,最后的选择就只有家禽了。我想问问大家,在家禽里头,谁对昆虫的伤害最大?谁最具有攻击性和战斗性?答案是唯一的,鸡。

我说了这么多,真正想说的无非是这一条,在小说里头,即使你选择了传奇,它和日常的常识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。这里头依然存在一个真实性的问题。不顾常识,一味地追求传奇,小说的味道会大受影响。你不要投篮,要扣,要六分,很好。但是,你如果不是用你的手,而是用你的脚去扣篮,观众也许会欢呼,但是,对不起,裁判不答应,两分不会给你。小说也是有裁判的,这个裁判就是美学的标准。说到底,小说就是小说,不是马戏和杂耍。

我们都很熟悉《堂吉珂德》,公认的说法是,小说最为精彩的一笔是堂吉珂德和风车搏斗,如果堂吉珂德挑战的不是风车,而是马车、火车、汽车,我要说,《堂吉珂德》就是一部三流的好莱坞的警匪片。同样,如果堂吉珂德挑战的是怪兽、水妖或山神,我也要说,它依然是一部三流的好莱坞的惊悚片。是蒲松龄发明了文学的公鸡,是塞万提斯发明了文学的风车。

文学需要想象,想象需要勇气。想象和勇气自有它的遥远,但无论遥远有多遥远,遥远也有遥远的边界。无边的是作家所面对的问题和源源不断的现实。

(摘自《小说课》,标题为编者所加)